

●卷上

熙宁三年，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，每退食，观唐人泊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，因纂所闻见继之。先庐在春明里，题为《春明退朝录》云。十一月晦，常山宋敏求述。

国朝宰相：赵令、卢相、文潞公四十三登庸，寇莱公四十四，王沂公四十五，贾魏公四十八。

枢密副使：赵令三十九，寇莱公三十一，晏元献公三十五，韩魏公三十六。

参知政事：苏侍郎易简三十六，王沂公三十九。

知制诰：苏侍郎二十六，王沂公二十七，卢相、杨文公、晏元献公、宣献公、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，夏文庄三十。

学士：苏侍郎二十八，晏元献公、宣徽王公皆三十，宣献公三十五，王沂公、李邯郸皆三十六，杨文公、钱子飞皆三十七，卢相、今参政王禹玉皆三十八。

吴正肃言：律令有“丁推”，推字不通少壮之意，当是“丁稚”。唐以大帝讳避之，损其点画云。

真宗朝，岁时始赐饮于宰相第，大两省、待制以上赴，林尚书特以谏议大夫为三司副使亦预焉，既而并诸副使，遂以为常。王太尉主会，唯用太官之膳，少加堂餐。自丁晋公助以家馔，至今踵之。

天圣七年，玉清宫灾，遂罢辅臣为宫观使，而景灵、会灵、祥源三宫观以学士、舍人管句。康定元年，李康靖公罢参知政事，为资政殿大学士，提举会灵观，自后学士皆为提举。至和初，晏元献公以旧相为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万龄（避家讳也）观，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师端愿为观察使，止得管句祥源观，自陈於枢府宗袞（宋元宪也，谢眺谓谢安为宗袞），乃加以都管句，今朝官亦云提举，非故事也。

宗袞尝言：“《律》云‘可从而违，堪供而阙’，亚《六经》之文也。”

宋景文言：“人之属文，自稳当字，第初思之未至也。”又曰：“为文是静中一业尔。”

本朝置枢密使、副，或置知枢密院、同知院，然使与知院不并置也。熙宁元年，文潞公、吕宣徽为使，而润州陈丞相自越州召为知院。前一岁，陈丞相为副使，位在吕公之上故也。

国初，范鲁公、王祁公、魏仆射三相罢，赵令独相，始置参知政事。自是

一相或二相，至咸平中，始有吕文穆、李文靖、向文简三相。又至至和中，文潞公、刘丞相、富郑公三相。

太平兴国四年，石元懿始以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。八年，张司空齐贤、王公沔并以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。景德三年，马正惠以检校太傅、韩公崇训以检校太保并签书枢密院事。治平二年，今郭宣徽为同签书院事。

文臣为枢密使，皆带检校太尉、太傅兼本官。乾兴元年，钱文僖以兵部尚书为枢密使，不带检校官，有司之失也。

赵德明归款，真宗赐以宗姓，然不附属籍。晁文元草制云：“奕世荷殿邦之德，举宗联命氏之荣。”宝元二年，元昊叛，诏削属籍，非也。

唐太宗自撰《郑元成碑》，德宗亦撰《段秀实碑》。

本朝太宗撰《中令赵公碑》。皇中，王侍郎子融守河中还，乃以唐明皇所题裴耀卿碑额上之，仁宗遂御篆赐沂公碑曰旌贤。其后踵之者：怀忠（吕许公）、显忠（李忠武）、旌忠（寇莱公）、全德元老（王太尉）、教忠积庆（文潞公父洎）、亲贤（李侍中用和）、褒亲（齐国献穆公）、旌功（曹襄悼）、旧学（晏元献）、崇儒（丁文简）、旧德（张邓公）、显先积庆（赵中令子丞）、旌忠怀德（张侍中耆）、儒贤（高文庄）、褒贤（范文正）、思贤（刘丞相沆）、清忠（王武恭）、旌忠元勋（狄武襄）、褒忠（陈恭公）、纯孝（张文孝），英宗御篆忠规德范（宋元宪），上御篆淳德守正（吕文穆）、大儒元老（贾魏公）。

国朝历三师、三公者，太祖即位，天雄节度符魏王彦卿，自守太尉为太师；定难节度、西平王李中令彝兴，自守太傅为太尉；荆南节度、南平王高中令保融，自守太保为太傅。

赵令以司徒、太保、侍中在中书，以太保、中书令留守西京，又以太师西京养疾。王文正以司空、司徒、太保在中书，以太尉罢为玉清昭应宫使。

范鲁公以司徒在中书，王祁公、薛文惠、吕文穆并以司空在中书，丁晋公、冯魏公、王冀公并以司空、司徒在中书，韩魏公以司空在中书、司徒为节度侍中，曹襄悼、文潞公并以司空为枢密使侍中，吕文靖罢相，以司徒监修国史，曾鲁公以司空为节度侍中。

吕许公以太尉致仕，张邓公、曾鲁公并以太傅致仕，陈恭公以司徒致仕，李相、张相齐贤、章郇公、宋郑公、富韩公并以司空致仕。

国朝宰相为仆射，魏公仁浦、赵令、薛文惠、沈恭惠、宋惠安、李文正、吕文穆、吕正惠、李文靖、张司空、王文正、向文简、王冀公、寇莱公、吕许公、王沂公、贾魏公、陈恭公、韩魏公、文潞公、富郑公、曾鲁公二十二人，枢相为仆射，陈文忠、曹襄悼、张荣僖、王康靖四人，枢密使为仆射，石元

懿一人。

列圣神御殿，始咸平初，真宗令供奉僧元蔼写太宗圣容于启圣院，后玉清昭应宫范金祖宗像，余多塑像。其殿名，在京曰：庆基（奉先禅院，奉宣祖）、开先（太平兴国寺，奉太祖）、二圣（玉清昭应宫，奉太祖，太宗同殿，见上）、永隆（启圣院，奉太宗，见上）、安圣（玉清昭应宫，以下并奉真宗）、奉真（景灵宫）、崇真（慈孝寺）、延圣（万龄观）、永崇（崇先观）、孝严（景灵宫，奉仁宗）、英德（景灵宫，奉英宗）。在外曰：章武（杨州建隆寺，以下奉太祖）、兴元（西京应天院）、端命（滁州）、帝华（西京应天院，以下奉太宗）、统平（太原府）、昭孝（西京应天院，以下奉真宗）、信武（澶州）、集真（华阴云台观）。又凤翔太平宫有祖宗神御殿，南京鸿庆宫有三圣神御殿，西京永安县会圣宫有五圣神御殿，今京师定力院有太祖御像（国初待诏王蔼画）。诸后影殿，曰：重徽（奉先禅院，奉明德太后，章穆皇后同殿）、彰德（慈孝寺，奉章献太后）、广孝（景灵宫，奉章懿太后）、庆爱（万龄观，奉章惠太后）。

开宝八年十一月，江南平留，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。盛寒，河流浅涸，诏所在为坝闸，渚水以过舟。官吏击冻督役稍稽，则皆何校，甚者劾皋，以次被罚，州县官降敕而杖之者，凡十余人。

旧制，将相食邑万户，即封国公。王太尉为相，过万户，而谦挹不封。庆历七年南郊，中外将相唯夏郑公合万户，中书请封英国公。因诏使相未万户皆得封，於是王康靖封遂国公，章文简封郇国公，王武恭封冀国公。其后遂以邑封合万户者彻国。国朝以来，封国公者：范侍中（鲁）、王文献（祁）、向侍中拱（谯、秦）、静难节度刘公重进（燕）、保大节度赵公赞（卫）、定国节度冯公继业（梁）、张侍中永德（邓、卫）、张尚书昭（舒、郑、陈）、孟中令昶（秦）、王中令彦超（）、赵中令（梁、许、陈）、吕文穆（蔡、徐、许）、寇忠愍（莱）、丁秘监（晋）、冯文懿（魏）、曹襄悼（韩、鲁、郛）、王文穆（冀）、张荣僖（岐、邓、徐）、吕文靖（申、许）、王文正（沂）、张文懿（郢、邓）、章文简（郇）、夏文庄（英、郑）、王康靖（遂、邓）、王武恭（祁、冀、鲁）、贾文元（安、许、魏）、陈恭公（英、岐）、文侍中（潞）、杜正献（祁）、宋元宪（莒、郑）、庞庄敏（颖）、韩侍中（仪、卫、魏）、曾侍中（英、兖、鲁）、富相（祁、郑、韩）。

太子谥：昭成（许王元僖，初谥恭孝改）、悼献（周王元）。

诸王谥：悼（秦王廷美）、懿（魏王德昭）、康惠（燕王德芳）、恭宪（楚王元佐）、恭靖（陈王元）、文惠（安王元杰）、恭懿（邓王元）、恭惠（曹王元）、恭肃（燕王元俨）、怀靖（褒王）、悼穆（豫王昕）、悼懿（鄂

王羲)。

公主谥：恭懿（宣祖女，燕国大长公主，降高怀德）、贤肃（太祖女，秦国大长公主，降王承衍）、贤靖（太祖女，晋国大长公主，降石保吉）、恭惠（太祖女，许国长公主，降魏咸信、初谥正惠，改）、英惠（太宗女，燕国长公主，降吴元）、和静（太宗女，晋国大长公主，降柴宗庆）、懿顺（太宗女，郑国长公主，降王贻永）、慈明（太宗女，申国大长公主，报慈正觉大师清裕）、献穆（太安女，齐国大长公主，降李遵勉）、昭怀（真宗女，出俗为道士，号清虚灵昭大师）、庄孝（仁宗女，楚国大长公主，降李玮）。

宗室谥：恭裕（申王德文）、康孝（南阳郡王惟吉）、安懿（濮王）、孝定（相王允弼）、荣易（定王允良）、恭肃（广平郡王德隆）、思恪（永嘉郡王允迪）、懿恭（平阳郡王允升）、僖简（信安郡王允宁）、康简（广陵郡王德雍、循国公承庆）、和懿（定安郡王承简）、恭僖（舒国公承蕴）、僖靖（同安郡王惟正）、僖穆（丹阳郡王守节）、安僖（荣王从式、楚国公从信）、安简（信都郡王德彝）、安恭（博平郡王允初）、慈惠（申国公德恭）、僖安（楚国公守巽）、和惠（河东郡王承衍）、惠恪（楚国公从古）、僖温（遂宁郡王承范）、良静（魏国公宗懿）、恭简（韩国公宗礼）、良（祁国公宗述、吉国公克绍）、昭裕（遂国公宗颜）、修孝（南康郡王世永）、恭静（乐平郡王承亮）、康僖（光国公克广）、荣僖（陈国公承锡）、恭（昌国公世滋）。

宰相谥：文献（王祁公溥，改文康）、宣懿（魏仆射仁浦）、忠献（赵中令普）、文惠（薛相居正、陈相尧佐）、恭惠（沈相伦）、惠安（宋相琪）、文正（李司空、王太尉旦。正字犯仁宗嫌名）、正惠（吕相端，正字犯仁宗嫌名）、文穆（吕许公蒙正、王冀公钦若）、文定（张司空齐贤、李相迪）、文靖（李相沆、吕许公夷简）、文简（毕相士安、向相敏中）、忠愍（寇莱公准）、文懿（冯魏公拯、张邓公士逊）、文正（王沂公曾）、文节（张相知白）、章惠（王相随，改文惠）、文宪（章郇公得象，改文简）、元献（晏公殊）、正献（杜祁公衍）、恭（陈相执中）、文元（贾魏公昌朝）、庄敏（庞颖公籍）、元宪（宋郑公庠）。

枢密使谥：元靖（李公崇矩）、景襄（楚公昭辅）、元懿（石仆射熙载）、恭懿（王公继英）、文庄（高公若讷）、宣简（田公况）、惠穆（吕公公弼）。

枢密使相谥：武惠（曹侍中彬）、文忠（陈仆射尧叟）、襄悼（曹侍中利用）、荣僖（张侍中耆）、文僖（钱公惟演，思改）、恭毅（杨公崇勋，恭密改）、文康（王相晦叔）、康靖（王侍中贻永）、文庄（夏郑公竦）、武恭

（王公德用）。

参知政事谥：文懿（郭尚书贄、孙少傅朴）、文恭（李公穆）、景肃（赵公昌言）、康节（辛少傅仲甫）、恭肃（温尚书仲舒）、惠献（王尚书化基）、文定（赵右丞安仁、石少师中立）、文僖（陈公彭年）、康懿（任尚书中正）、肃简（鲁公宗道）、简肃（薛公奎）、宣献（先公）、文忠（蔡公齐）、文肃（盛少傅度、吴公奎）、忠宪（韩少傅亿）、忠穆（王公）、康靖（李少傅若谷）、文庄（晁公宗悫）、安简（王尚书举正）、文正（范公仲淹）、正肃（吴公育）、文烈（明公镐）、文简（丁右丞度）、康穆（程公戡）、文安（王公尧臣）、质肃（唐公介）。

枢密副使、知院、同知院谥：宣靖（钱邓州若水）、恭质（宋公）、景庄（王公嗣宗）、正惠（马公知节，正字犯仁宗嫌名）、安惠（周侍郎起、任少傅中师）、武穆（曹公玮）、忠献（范尚书雍）、僖质（赵少师棋）、宪成（李侍郎咨）、文孝（张左丞观）、文肃（郑公戡）、恭惠（任少师布）、威敏（孙公沔）、孝肃（包公拯）、文恭（胡少师宿）、忠简（王侍郎畴）。

使相谥：恭惠（安仲王审琦）、元靖（王中令景）、正懿（高中令保融，正字犯仁宗嫌名）、武烈（石中令守信）、庄烈（何中令福进）、恭孝（孟中令昶）、武穆（高公怀德）、忠顺（陈公洪进）、忠懿（钱中令昶）、庄武（李侍中继勋、石公保吉）、安僖（钱侍郎惟）、庄惠（宋太师侄）、恭惠（张侍中美）、忠武（李公继隆）、武惠（潘公美）、忠肃（王公显）、荣密（柴公宗庆）、恭密（杨公崇勋）、恭僖（李侍中用和）、文简（程相琳）、良僖（李公昭亮）。

文臣谥：文安（宋尚书白）、文庄（江陵杨公）、忠定（张尚书咏）、文恭（薛尚书映）、忠肃（马少保亮）、文（杨侍郎亿）、恭惠（李中丞及）、文元（晁少傅迥）、宣（孙少傅）、康肃（陈公尧咨）、章靖（冯侍郎元）、宣懿（杨侍郎察）、恪（李右丞昭述）、景文（宋尚书祁）、襄（余尚书靖）、恭安（张尚书存）、庄（李尚书兑）、修懿（钱左丞明逸）、懿敏（王尚书素）、懿靖（李少师柬之）。

武臣谥：温肃（杜公审肇）、恭僖（杜公审琼）、恭惠（杜公审进）、武毅（曹公翰、崔公翰）、忠武（郭公守文）、勤威（冯公守信）、和惠（王公昭远）、恭肃（王公承衍）、忠惠（吴公元）、元惠（周宣徽莹）、武康（王公超）、武懿（曹公璨）、忠毅（彭公睿、周公美）、恭庄（张公潜）、宣惠（钱留后惟济）、和文（李公遵勉）、壮恪（夏公随、王公凯）、安毅（郑公守忠）、忠僖（夏宣徽守ど）、忠隐（葛公怀敏）、壮愍（刘公平、任公福）、恭壮（高公化）、壮定（杨留后景宗）、忠恪（曹公琮）、密（郭宣徽承

）、良惠（刘观察从广）、荣毅（许公怀德）、良定（李留后端懿）、勤惠（张公孜）。

外戚谥：武懿（刘公通）、康怀（刘从德）、安僖（曹公纪）、恭怀（曹公传）、景思（张尧封）。

内臣谥：忠肃（刘承规）、安简（王承勋）、僖靖（蓝继宗）、安恪（卢守勤）、僖恭（王惟忠）、安僖（岑守素）、僖良（皇甫继明）、良恪（张永知）、荣恪（蓝元用）、忠安（张惟吉）、僖勤（史崇信、石全育）、僖恪（刘从愿、邓保吉）、威勤（麦允信）、僖安（王守忠）。

任恭惠与吕许公同年进士，而同为博士。恭惠登枢，年耆康强。许公时尚为相，尝所叹羨，询其服饵之法，恭惠谢曰：“不晓养生之术，但中年因读《文选》有所悟尔，谓‘石韞玉以山辉，水含珠而川媚’也。”许公深以为然。

父子掌诰，国初至熙宁元年，凡九家：李文正（昌武，正字犯仁宗嫌名）、王兵部（文正）、王惠献（安简）、晁文元（文庄）、钱希白（修懿）、梁翰林（庄肃）、吕文靖（仲裕）、宣献公（敏求）、苏仪甫（子容）。

咸平六年，并三部为三司使，官轻则为权使公事。庆历中，叶翰林道卿再总计，止云“权使”，盖中书误也。其后遂分权使与使公事为两等。

舍人院每知制诰上事，必设紫褥于庭，面北拜厅，阁长立褥之东北隅，谓之“压角”。宗袞作《掖垣丛志）而不解其事。按唐旧书亦无闻焉，惟裴廷裕《正陵遗事》云：“舍人上事，知印宰相当压角。”则其礼相传自唐也。予为舍人日，邵兴宗入院，不疑为阁长压角，时议美之。

太平兴国中，始置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，延梵学僧翻译新经。始以光禄卿汤公悦、兵部员外郎张公洎润色之，后赵文定、杨文公、晁文庄、李尚书维，皆为译经润文官。天禧中，宰相丁晋公始为使。天圣三年，又以宰相王冀公为使，自后元宰继领之，然降麻不入衙。又以参政、枢密为润文，其事浸重。每岁诞节，必进新经，前两月，二府皆集，以观翻译，谓之“开堂”，亦唐之清流尽在也。前一月，译经使、润文官又集，以进新经，谓之“闲堂”。庆历三年，吕许公罢相，以司徒为译经润文使，明年致仕，章郇公代之，自后降麻入衙。

宗袞尝曰：“残人矜才，逆诈恃明，吾终身不为也。”亦繇唐相崔涣曰：“抑人以远谤，吾所不为。”

予治平初，同判尚书礼部，掌诸处纳到废印极多，率皆无用。按唐旧说，礼部郎中掌省中文翰，谓之“南宫舍人”，百日内须知制诰。王元之《与宋给事诗》云：“须知百日掌丝纶。”又谓员外郎为“瑞锦窠”。员外郎厅前有大石，诸州府送到废印，皆于石上碎之。又图写祥瑞，亦员外郎厅所掌。令狐

楚元和初任礼部员外郎，有诗曰：“移石几回敲废印，開箱何处送新图”是也。今之废印，宜准故事碎之。

唐内人墓，谓之“宫人斜”，四仲遣使者祭之。（见唐人文集）

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，以警昏晓。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，列牌于楼上。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，惟两京有之，后北都亦有冬冬鼓，是则京都之制也。二纪以来，不闻街鼓之声，金吾之职废矣。

太常寺，国初以来，皆禁林之长主判，而礼院自有判院、同判院。大中祥符中，符瑞繁缛，别建礼仪院，辅臣主判，而两制为知院。天禧末，罢知院。天圣中，省礼仪院。而寺与礼院事旧不相兼。康定元年，置判寺、同判寺，并兼礼仪事。近有至六七人者。按唐太常置卿一员，少卿二员，博士四员。祥符中，置博士二员，后加至四员。今若置判寺一员，同判寺二员，则合唐之卿数矣（天圣元年，改同判院为同知院，即博士也）。

太常寺旧在兴国坊，今三班院是也。景初，燕侍郎肃判寺，厅事画寒林屏风，时称绝笔。其后为判寺好事者窃取之。嘉八年，徙寺于福善坊，其地本开封府纳税所，英宗在藩邸，判宗正寺，建为廡舍。既成而已立为皇子，遂为太常所请焉。

端拱中，两掖六舍人，既而田锡罢职，知陈州。顷之，宋贬均州团练副使，王元之商州团练副使。熙宁二年，阁老钱君倚守江宁。明年，予自请出院，李才元、苏子容皆落职，惟吴冲卿权三司使，不供职，阁下无人草制，遂命二直院焉。

开宝二年，李文正（正字犯仁宗嫌名）以中书舍人、卢相以知制诰，并命直学士院。六年，知制诰张公澹直学士院。太平兴国元年，汤率更悦、徐骑省铉直学士院，王梓州克正、张侍郎洎直舍人院，四人公皆江南文士也。至熙宁二年，复置旧官。

唐制，宰相四人，首相为太清宫使，次三相皆带馆职，洪（正字犯宣祖庙讳）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以此为次序。本朝置二相，昭文、修史，首相领焉；集贤，次相领焉。三馆职，惟修史有职事，而颇以昭文为重，自次相迁首相乃得之。赵令初拜，止独相，领集贤殿大学士，续兼修国史。久之，方迁昭文馆。薛文惠与沈恭惠并相，薛自参政领监修，拜相仍旧，而沈领集贤。毕文简与寇忠愍并相，而毕领监修，寇领集贤。王太尉独相，亦止领集贤。近时王章惠、庞庄敏初拜及独相，悉兼昭文、修史二职，非旧制也。

文臣自使相除枢相，罢节而还旧官。景元年，王沂公自使相带检校官，复为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充枢密使。庆历七年，夏郑公自使相入枢，仍带节度使，亦非旧制也。

太祖、太宗时，文臣为使相，惟赵令一人。真宗时，寇莱公、王冀公二人，节度使李南阳一人。乾兴后，难遽数矣。

唐文武参用，袁滋自尚书右丞出华州刺史，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如是者数人。本朝颇循其制，工部侍郎王公明兼黄州刺史，给事中乔公维岳换海州刺史，三司使、尚书左丞李公士衡换同州观察使，学士承旨、刑部尚书李公维换相州观察使，翰林学士、工部侍郎陈公尧咨换宿州观察使。如钱邓州及庆历初韩、范、庞、王四公，皆换观察使，以用兵擢之也。龙图阁直学士马公季良换秦州防御使，非美迁也。

武臣换文资者，太宗时，白州刺史钱昱换秘书监，迁工部侍郎，复换观察使。

真宗优待王冀公，景德中，罢参知政事，始置资政殿学士以命之。宰相寇莱公颇抑之，令班翰林之下，乃命为大学士。冀公请铸印，不许，遂领尚书都省，以都省自有印也。

后唐明宗以枢密使安重诲不通文义，置端明殿学士，以翰林学士冯道、赵凤为之，班枢密使之后，食于其院。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。本朝程侍郎羽为之，后随殿名改为文明殿学士，李司空尝为之。庆历中，以同永定谥号，改为紫宸殿学士，丁文简罢参知政事为之，何右丞郟时为御史，言“紫宸”非人臣所称，又改为观文殿学士。未几，贾魏公以使相换仆射，因置大学士处之，仍诏非历宰相不除。明道中，改承明殿为端明殿。会先公自南都召归，特置学士，班翰林、资政之下，与旧职名同，而立位异矣。

唐姚南仲不历尚书、侍郎，而入省便为仆射。近世郑文肃、刘丞相、张尚书方平、王宣徽拱辰、滕侍读甫，皆不历郎中、员外，而便为谏议大夫，吕给事惠卿、邓中丞润甫亦然。

尚书省二十四司，唐世以事简者兼学士、舍人。本朝唯重左曹，馆职、提点刑狱例得名曹，省府判官、转运使得名曹，又迁左曹。学士、舍人、待制迁二资，带史撰，更得优迁。如苏仪甫自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，王原叔自工部郎中迁吏部郎中是也。朝官带史撰亦得优迁，李邯郸自博士为礼部员外郎，贾魏公自司封员外郎为礼部郎中是也。景中，宋景文修乐书成，迁工部员外郎。庆历中，吕仲裕、王原叔修《崇文总目》成，并为工部员外郎。予预修《唐书》，亦忝此官。又朝选久不磨勘者，郭谏议申锡迁右司员外郎、祖择之工部员外郎、张修撰问礼部郎中。

迺英阁，讲讽之所也。阁后有隆儒殿，在丛竹中，制度特小。王原叔久在讲筵而身品短，同列戏之曰：“宜为隆儒殿学士。”

孙之翰言：太祖一日召对赵中令，出取幽州图以示之。赵令详观，称叹曰

：“是必曹翰所为也。”帝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普对：“方今将帅材谋无出于翰，此图非翰，他人不可为也。翰往，必可得幽州。然既得幽州，陛下遣何人代翰？”帝默然，持图归内。

杨庶几孜言：胡秘监旦退居襄阳，大砚以著《汉春秋》。书成，瘞其砚。每闻大臣名士薨卒，必作传以纪其善恶，然世不传。庶几亦自有所述。

杜甫终於耒阳，藁葬之。至元和中，其孙始改葬于巩县。元微之为志。而郑刑部文宝谪官衡州，有《经耒阳杜子美墓诗》，岂但为志而不克迁，或已迁而故冢尚存耶？

唐官有定员，阙则补之。后唐长兴二年，诏诸州得替节度、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，并令随常朝官逐日立班。二年，敕免常朝，令五日赴起居。国初尚多前资官，今《阁门仪制》尚有见任、前任节度、防御、团练使。

太宗时，始置磨勘差遣院，后改为审官。真宗时，京朝官四年乃得迁。天圣中，方有三年之制，而在外任者不得迁，须至京引对，乃得改秩。明道中，始许外任岁满亦迁。时恭谢天地覃恩，不隔磨勘，有并迁者，于是朝士始多。皇明堂覃恩，隔磨勘，人情苦其不均。英宗与上即位，故复用恭谢之例。

建隆至天禧，每朝廷大礼，二府必进宫。天圣二年南郊，吕许公恳言之，乃止。自是加恩而已。

每大礼，两府加恩，功臣、阶勋、食邑、实封，内得三种；学士至待制，大两省得阶勋而下二种，大卿监至少卿监一种，得加食邑；郎中而下至朝、京官一种，阶勋而已。

凡加食邑，宰相千户，实封四百户；余降麻官，食邑七百户，实封三百户；直学士以上，食邑五百户，实封二百户；舍人、待制、散尚书至少卿监以上，食邑三百户，实封一百户。

凡食邑三百户，封县开国男，五百户封子，七百户封伯，千户封郡侯，二千户封公，千五百户以上始加实封。

唐大帝时，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时中书令、侍中皆正三品，大历中并升为二品。晋天福五年，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。国初，枢密使吴廷祚以父讳璋，加同中书门下二品，用升品也。

每南郊大礼，循唐制命五使：宰相为大礼使，学士为礼仪使、卤簿使，御史中丞为仪仗使，知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。而礼仪使本太常卿事。尚书兵部主字图，卤簿使是其职也。仪仗使排列之，而卤簿使督摄之，其职事颇相通。真宗时，东封西祀，奉祀皆辅臣为五使，南郊则用学士而下。仁宗藉田，恭谢大飨明堂，祫飨、上大飨，并循真庙之制。

●卷中

予尝判官告院、知制诰，时又提举兵、吏、司封，官告院而不白司勋，恐遗之也。凡文臣及节度观察防团刺史、诸司使副、内殿承制崇班，皆用吏部印。管军至军校环卫官，用兵部印。封爵命妇用司封印。加勋用司勋印。

凡官告之制：后妃，销金云龙罗纸十七张，销金袷票袋、宝装轴、红丝网、金{分巾}沓；公主，销金大凤罗纸十七张、销金袷票袋、毒瑁轴、红丝网、涂金银{分巾}沓；（按皇后，当降制诞告，不装告身而用册。本朝诸后皆止用告。景元年，立后，始用册。治平、熙宁皆循之）；亲王、宰相、使相，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，晕锦袷票袋，犀轴，色带，紫丝网，银{分巾}沓；枢密使、三师、三公、前宰相至仆射、东宫三师，嗣王、郡王、节度使，白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，晕锦袷票袋，犀轴，色带；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、知院、同知院、签书院事、宣徽使、仆射、东宫三师、御史大夫、宗室率府副率以上，白背五色绫纸十七张，晕锦袷票袋，牙轴，色带；尚书、观文殿大学士、资政殿大学士、东宫三少、六统军、上将军、留后、观察使同上，惟用法锦袷票（近者用翠毛狮子锦，以代晕锦，非旧制也）；三司使、翰林学士承旨至直学士、待制、丞郎、御史中丞、大两省宾客、大卿监、祭酒、詹事、庶子、大将军、防团刺史、横行使、内诸司使、军职遥郡、枢密都承旨、初除驸马都尉，白绫大纸七张，法锦袷票，大牙轴，色带；三司副使、少卿监、司业、起居郎至正言、知杂至监察御使、郎中、员外郎、四赤令、谕德、少詹事、家令、率更令、太子仆、太常博士、节度行军司马、副使、横行副使、诸司副使、枢密副承旨、军职都指挥使、忠佐马军步军都军头以上、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并不遥郡者，白绫大纸七张，大锦袷票，牙轴，青带；国子博士至洗马、通事舍人、诸王友、六尚奉御、诸卫将军、承制、崇班、阁门祇候、五官正、诸州别驾、枢密院诸房承旨（如官至将军以上，用大绫纸，大锦袷票，大牙轴）、两使判官、防团副使、率府率副率、京官馆职、堂后官、中书枢密院主事、诸军职都虞候、忠佐马军步军副都军头、诸班指挥使、藩方马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都虞候、内供奉官至内品，白绫中纸五张，中锦袷票，中牙轴，青带；秘书郎至将作监主簿，白绫小纸五张，黄锦袷票，角轴，青带；幕职州县官、灵台郎、保章正、诸州长史司马、中书录事、主书守当官、枢密院令史、书令史、诸军指挥使、内品、待诏、书，白绫小纸五张，小锦袷票，木轴，青带；诸蕃蛮子大将军司、阶司、戈司候郎将以上，并白绫大纸，法锦，大牙轴，色带；凡修仪、婉容、才人、贵人、美人，销金小凤罗纸七张，销金袷票袋，毒瑁轴，红丝网，涂金银{分巾}沓；司言、司正、尚衣、尚食、典宝常使，金花罗纸七张，法锦袷票袋；内降夫人、郡君，团窠罗纸七张，晕锦袷票袋；宗室妇常使，金花罗纸七张，法锦袷票袋；宗室女，素罗纸七张，法锦袷票袋；国夫人，销金团

窠五色罗纸七张，晕锦裱票袋；郡夫人、常使，金花罗纸七张（见任两府母、妻使团窠），法锦裱票袋（以上至司言、司正等，皆用毒瑁紫丝网、{分巾}沓）；郡君、县太君、遥郡刺史、正郎以上妻并销金，常使罗纸七张；余命妇并素罗纸七张。

凡封赠父祖为降麻官，用白背五色绫纸，法锦裱票、大牙轴，余虽极品，止给大绫纸，法锦裱票、大牙轴。

凡朝士，父在，经大礼推恩得致仕官，不给奉。父任升朝官以上致仕，自得奉。旧制，若因其子更加秩，则不给奉。

凡宰相、使相，母封国太夫人，妻封国夫人。枢密使、副使、参知政事、尚书、节度使，母封郡太夫人，妻封郡夫人（枢密、参政母，经南郊封国大夫人）。直学士以上给谏、大卿监、观察使，母封郡太君，妻封郡君（旧制，学士官至谏议大夫以上，方得郡封，天禧中，诏改之）。少卿监、防团以下至升朝官，母封县太君，妻封县君。

凡辅臣、宣徽使初入，封三代，为东宫三少（曾祖为少保，祖为少傅，父为少师），因进宫或遇大礼，进加至太师。两令、国公、使相、节度使，亦封三代。尚书、资政殿大学士、三司使，封二代，至太尉（大学士自如两府例）。学士至待制，封一代，至太尉。余升朝官以上至吏部尚书（父历两府，赠至师、令、国公。历两制、大两省，赠至太尉）。唐相止赠一代，权德舆罢相，为检校吏部尚书、兴元节度使，自润州改葬其父于东都亡祖之域。其祖仁垂，终右羽林军录事参军，因表纳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请回赠祖一官。诏不许纳官，特赠仁垂尚书、礼部郎中（德舆在迁式假内，公事皆差官句当，有敕使及别奉诏命，即令权服惨服承进止）。

唐制，宰相不兼尚书左、右丞，盖仆射常为宰相，而丞辖留省中领事。元和中，韦贯之为右丞、平章事，不久而迁中书侍郎。又仆射、给谏，皆不为致仕官。然杨于陵为左仆射致仕。（本朝沈相伦亦以仆射致仕）

唐节度使除仆射、尚书侍郎，谓之“纳节”，皆不降麻，止舍人院出制。天禧中，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除吏部尚书、参知政事，先公在西阁当制。至和中，韩魏公自武康军节度使除工部尚书、三司使，降麻，非故事也。

皇中，宗袞请置家庙，下两制、礼官议，以为庙室当灵长，若身没而子孙官微，即庙随毁。请以其子孙袭三品阶勋及爵，庶常得奉祀，不报。

秘府有唐孟洗家祭礼、孙氏《仲飨仪》数种，大抵以士人家用台卓享祀，类几筵，乃是凶祭；其四仲吉祭，当用平面毡条屏风而已。

汉乾中，除枢密使始降麻，如将相之制，本朝循之。石元懿罢为仆射，亦降麻，高文庄、田宣简、吕宝臣罢，止舍人院出告。

天圣中修《国史》，王安简、谢阳夏、李邯郸、黄唐卿为编修官，安简神情冲澹，唐卿刻意篇什，谢、李尝戏为句曰：“王貌闲如鹤，黄吟苦似猿。”

天圣中，钱文僖留守西都，而应天院有三圣御像，去府仅十里，朔望集众官朝拜，未晓而往，朝拜毕，三杯而退。文僖戏为句曰：“正好睡时行十里，不交谈处饮三杯。”又有人送驴肉，复曰：“厅前捉到须依法，合内盛来定付厨。”

宗袞尝赏黄子温诗。子温名孝恭，天圣八年登进士第，为大理寺丞，失官。其从兄子思亦善诗，《咏怀》曰：“日者未知裴令贵，世人争笑祢生狂。”《重午》曰：“风檐燕引五六子，露井榴开三四花。”子思名孝先，天圣二年登进士第，终太常博士。

治平三年，予为知制造，夏六月，梦丞相遣朱衣吏召，命草某人为邃清殿学士制。既寤，不能记其姓名及其文词也。明年五月甲辰，丞相遣朱衣吏召当制舍人吕缙叔草制，除邵不疑为宝文阁学士。后数日，得承旨张公所作诏云：“规层宇（正字犯御名），邃在西清。”恍然记去岁之梦，与诏文离合，其名若符契焉。

尊号起于唐，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，后明皇称开元神武皇帝，自后率如之。陆贽尝以谏德宗。宗袞著《尊号录》一篇，系以赞云：“损之又损，天下归仁。”盖托讽焉。上即位，群臣凡再上尊号，率不许。

李尚书维有三兄，文靖丞相，贽尚书虞部员外郎，源太子中舍，皆五十八而终。尚书亦是岁大病，恳言于朝，乃罢翰林学士，换集贤院学士，出知许州。王给事博文与其子景彝皆贰枢，然并逾月而终。

欧阳少师言：为河北都转运使，冬月，按部至沧、景，间于野亭，夜半闻车旗兵马之声，几达旦不绝。问宿彼处人，云：“此海神移徙，五七年间一有之。”

致政王侍郎子融言，天圣中，归其乡里青州时，滕给事涉为守。盛冬浓霜，屋瓦皆成百花之状，以纸摹之，其家尚余数幅。

凡节度州为三品，刺史州为五品。唐内臣为中尉，惟赠大都督。国初，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，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。品同为“知”，隔品为“判”。自后惟辅臣、宣徽使、太子太保、仆射为判，余并为知州。

参知政事父见其进拜者，卢朱崖、吴正肃与尚书张公安道；枢副，陈尧叟、张文孝、吴文肃。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。

唐时，黄河不闻有决溢之患。《唐书》惟载薛平为郑滑节度使，始河溢瓠子东，泛滑，距城才二里许。平按求故道，出黎阳西南，因命其从事裴弘泰往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，弘正许之。乃籍民田所当者，易以他地，疏导二十里

，以杀水悍，还斥田七百顷于河南，自是滑人无患。此外无所纪。盖河朔地，天宝后久属蕃臣，而事不闻朝廷也。汴河亦不闻疏通之事，惟《郑畋集》载为相时，汴河淀塞，请令河阳节度使于汴河口开导，仍令宣武、感化节度使严帖州县，封闭公私斗门。感化即徐州也。

唐两京皆有三馆，而各为之所，所以逐馆命修撰文字。本朝三馆合为一，并在崇文院中。景中命修《总目》，则在崇文院，余各置局他所，盖避众人所见。《太宗实录》在诸王赐食厅，《真宗实录》在元符观。祥符中，修《册府元龟》，王文穆为枢密使领其事，乃就宣徽南院厅以便其事。自后遂修国史、会要，名曰编修院。又修《仁宗实录》，而《英宗实录》同时并修，遂在庆宁宫史馆，领日历局，置修撰二员，宰相为监修。自置编修院，以修撰一人主之，而《日历》等书，皆析归编修院。

唐在京文武官职事，九品以上，朔望日朝。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、员外郎、太常博士，每日参。武官五品以上，仍每月五日、十一日、二十一日、二十五日参。三品以上，九日、十九日、二十九日又参。（王沂公家一本云：四品以上，九日、十九日、二十九日再参）其长上、折冲、果毅，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诸司及长上者，各准职事参。其洪（正字犯宣祖庙讳）文馆及国子监博士、学生每季参，若雨雪沾服失容及泥潦，并停。（以上唐《仪制令》）凡京百司有常参官，谓五品以上职事官，八品以上供奉官。（以上《唐六典》）正（正字犯仁宗嫌名）元二年，敕文官充翰林学士、皇太子诸王侍读，武官充禁军职事，并不常朝参。其在三馆等诸职掌者，并朝参讫，各归所务。是年，御史中丞窦参奏：“常参文武官，准令每日参，自艰难以来，遂许分日，待戎事稍平，即依常式。其武官，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参，三品以上更加三参。顷并停废，今请准令却复旧仪。”十三年，御史台奏：“诸司常参，文官隔假三日以上，并以横行参假。其武班，每月先配九参、六参（九参谓一月九次，六参谓一月六次）。今后每经三节假满，纵不是本配入日，并依文官例，横行参假。”（以上《唐会要》）后唐同光二年，四方馆奏：“今后除随驾将校及外方进奉专使，文武两班三品以上官，可于内殿对见，其余并诣正衙。”从之。天成元年，御札赐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，五日一赴内殿起居。每月朔望日赐廊下食。唐室承平时，常参官每日朝退赐食，谓之“廊餐”。自乾符乱离罢之。惟月旦入阁日赐食。明宗即位，谏官请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，见帝于便殿。李琪以为非故事，以五日为繁，请每月朔望日入阁，赐廊下食，罢五日起居之仪。至是宣旨朔望入阁外，五日一起居，以为常。天成元年，敕今后若遇不坐正殿日，未御内殿前，便令阁门使宣不坐放朝，班退。是年，御史台奏：“凡新除官及差使者，合于正衙谢辞。每遇内殿起居日，百官不于正衙

叙班，其差使及新除官辞谢，不令参谢。每内殿起居日，百僚先叙班于文明殿庭，候辞谢官退，则班入内殿。”从之。晋天福二年，中书门下奏：“在内廷诸司使等，每除正官，请令赴正衙谢后，不赴常朝。其京官未升朝官，祇赴朔望朝参。”从之。（以上《五代会要》）国朝，诸在京文武升朝官，每日朝，其有制免常朝者，五日一参起居（国朝令文）。按唐制，文武职事官并赴常参，武班五日一参，又有三日一参（五日参并朔望为六参，三日参乃九参）。所谓常参官，未有无职事者，由后唐同光中，乃分常朝、内殿，凡随驾将校、外方进奉使、文武三品以上官，即于内殿对见，其余并诣正衙。至天成初，诏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，五日一赴内殿起居。其趋朝官，遇宣不坐，放朝，各退归司。本朝视朝之制：文德殿曰外朝，凡不厘务朝臣，日赴，是谓“常朝”；垂拱殿曰内殿，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，并武班，日赴，是谓“常起居”；每五日，文武朝臣厘务、令厘务并赴内朝，谓之“百官大起居”。是则奉朝之制自为三等。盖天子坐朝，莫先于正衙殿。于礼，群臣无一日不朝者，故正衙虽不坐，常参官犹立班，俟放朝乃退。（唐有职事者，谓之常参。今隶外朝不厘务者，谓之常参）

唐日御宣政，设殿中细仗、兵部幡等于廷，朝官退，皆赐食。自开元后，朔望宗庙上牙食，明皇意欲避正殿，遂御紫宸殿，唤仗入阁门，遂有“入阁”之名。在唐时，殊不为盛礼。唐末常御殿，更无仗，遇朔望，特设之。趋朝者，仍给廊下食。所以郑谷辈多形于诗咏叹美。而五代之行之不绝。祖宗数御文德殿，行入阁礼。熙宁二年，予被诏修《阁门仪制》，以为文德入阁非是，当唤仗御紫宸殿，请下两制与太常议之。学士承旨王公等，以为入阁是唐日坐朝之仪，不足行，诏削去其礼。予与阁门诸君，因请如唐御宣政礼，量设仗卫御之。诏乃可。今朔望御文德殿，始于此也。阁门有旧入阁图，颇约其礼而简便之。凡文武官百人，执仗四百人，其五龙五凤五岳五星旗、御马，皆立殿门之外。旧制，凡连假三日而著于令者，宰相至升朝官尽赴文德殿参假，谓之“横行”。次日百官仍赴内殿起居。近年连假后多便起居，而废“横行”之礼。

吏部流内铨，每除官皆云权、判，正衙谢，复正谢前殿，引选人谢辞，徧唐以来，谓之“对扬”。判铨与选人同入起居毕，判铨于殿廷近北西向立，选人谢辞讫，出。判铨官亦谢而出。近止令选人门谢辞，判铨不复入。

魏野居于陕郊，其地颇有水竹之胜。客至，必留连饮酒。真宗时，聘召不起。天禧中，卒，赠秘书省著作郎。野子闲有父风，皇中，天章阁待制李公昭遇守陕，言于朝，赐号清逸处士。

古者将葬请谥以易名，近世多稿殡或已葬而请谥。唐独孤及谥郭知运，而右司员外郎崔夏，以为知运葬已五十年，今请易名，窃恐非礼。及以为请谥者

五家，皆在葬后，苗太师一年，吕四年，卢奕五年，颜杲卿八年，独知运遂以过时见抑，且八年与五十年，其缓一也，与夺殊制不可。遂谥知运曰“威”。

国朝以来，博士为谥，考功覆之，皆得濡润。庆历八年，有言博士以美谥加于人，以利濡润，有同纳赂。有诏不许收所遗，于是旧臣子孙竞来请谥。既而礼院厌其烦，遂奏厘革。嘉中，李尚书维家复来请谥，博士吕缙叔引诏以罢之。

唐制，兼官三品得赠官，如韩文公曾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后终吏部侍郎，而赠礼部尚书是也。又观察使多赠两省侍郎，以就三品得谥。国初以来，惟正官三品方得谥，兼官赠三品不得之。真宗命陈彭年详定。遂诏：“文武官至尚书、节度使卒，许辍朝，赠至正三品，许请谥。”而史失其传。宝元中，光禄卿知河阳郑立卒而辍朝，非故事也。

上元然镫，或云沿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。梁简文帝有《列镫赋》。陈后主有《光壁殿遥咏山镫诗》。唐明皇先天中，东都设镫，文宗开成中，建镫迎三宫太后，是则唐以前岁不常设。本朝太宗时，三元不禁夜，上元御乾元门，中元、下元御东华门，后罢中元、下元二节，而初元游观之盛，冠于前代。

《周礼》，四时变国火，谓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莛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。而唐时，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臣戚里。本朝因之，惟赐辅臣戚里，帅臣、节察、三司使、知开封府、枢密直学士、中使，皆得厚赠，非常赐例也。

唐曲江，开元、天宝中，旁有殿宇，安史乱后尽圯废。文宗览杜甫诗云：“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。”因建紫云楼、落霞亭，岁时赐宴。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。太宗于西郊凿金明池，中有台榭，以阅水戏，而士人游观无存泊之所，若两岸如唐制设亭，即逾曲江之盛也。

太宗时，建东太一宫于苏邸，遂列十殿，而五福、君綦二太一处前殿，冠通天冠，服绛纱袍，余皆道冠霓衣。天圣中，建西太一宫，前殿处五福、君綦、大游三太一，亦用通天、绛纱之制，余亦道冠霓衣。熙宁五年，建中太一宫，内侍主塑像，乃请下礼院议十太一冠服。礼院乃具两状，一如东西二宫之制，一请尽服通天、绛纱。会有言亳州太清宫有唐太一塑像，上遣中使视之，乃尽服王者衣冠。遂诏如亳州之制。

绿髻器，始于王冀公家。祥符、天禧中，每为会，即盛陈之。然制自江南，颇质朴。庆历后，浙中始造，盛行于时。嘉初，兗国公主降李玮时，少师欧阳公长礼台，与诸博士折衷婚礼，颇放古制。治平中，邵不疑以知制告权知谏院，请选官撰本朝冠丧祭之礼，乃诏礼院详定，遂奏请置局于本院，不许，因循寝之。

皇二年七月，李侍中用和卒，诏辍视朝。下礼院乃检会李继隆例，院吏用印纸申请，自二十一日至五日辍朝。而二十四日太庙孟飨，在辍朝之内。同知院范侍郎镇引《春秋》仲遂卒犹绎，请罢飨。判寺宋景文以日遽，集识不及，止之。会乡番见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敕，石保吉卒，辍四日、五日、七日朝三日，其六日，太庙孟飨，已是大祠，不坐。又二十六日，宣祖忌，行香奉慰，予时同知院，欲请移辍二十七日朝，判寺王原叔言与申请反覆，遂亦止。

欧阳少师提总修《太常因革礼》，遣姚子张辟见问：“太祖建隆四年，南郊，改元乾德，是岁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，而郊礼在十六日，何也？”乃检《日历》，其敕制云：“律且协于黄钟，日正临于甲子。”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。及修《实录》，以此两句太质而削去之，遂失其义。皇二年当郊，而日至复在晦，宗袞遂建明堂之礼。

张唐公言：徐常侍谪州时，柳仲涂开为守，顷之，郑仲贤文宝为陕西转运使。郑，即骑省门人也，到官，即来致谒。而仲涂郡务不举，颇惮其来，乃先悬于徐公。郑既谒见，徐曰：“柳侯甚奉畏。”郑翌日而还。

列子庙在郑州圃田，其地有小城，貌甚古，相传有唐李德裕、王起题名，而前辈留纪甚多。景中，王文惠公为章惠太后园陵使还，请增葺之，于是旧迹都尽，今其榜陈文惠之笔。

孟州汜水县有武牢关城，城内有山数峰，一峰上有唐昭武庙。按李德裕《会昌一品集》载，昭武庙乃神尧、太宗塑像。今殿内有二人立，而以冠传付之貌。或云失二帝塑像，而但存侍者故也。

李文正公罢相为仆射，奉朝请，居城东北隅昭庆坊，去禁门辽远，每五鼓则兴，置《白居易集》数册于茶寮中，至安远门仗舍，然烛观之，俟启钥，则赴朝。雍熙二年三月，诏：中书申后两棒鼓出，枢密院申后四棒鼓出。

开宝六年六月，敕参知政事薛居正、吕余庆于都堂与宰臣赵普同议公事。是月，又敕中书门下押班、知印及祠祭行香，今后宜令宰臣赵普与参知政事薛居正、吕余庆轮知。既而复有厘革。

雍熙四年，文德殿前始置参政砖位，在宰相之后。至道中，寇莱公为参知政事，复与宰相轮日知印、正衙押班，其砖位遂与中书门下一班，书敕齐列衙，街衢并马，宰相、使相上事，并有公事，并升都堂。及莱公罢，遂诏只令宰臣押班、知印，参政止得轮祠祭行香，正衙砖位次宰臣之下立，凡有公事并与宰臣同升都堂，如宰臣、使相上事，即不得升。

景德四年六月，敕臣僚自外到阙及在京主执，如有公事，并日逐于巳时以前，中书、密院聚厅相见。其后复分厅见客。庆历八年禁止之，如景德之制。

太宗制笏头带以赐辅臣，其罢免尚亦服之。至祥符中，赵文定罢参知政事

为兵部侍郎，后数载，除景灵宫副使，真宗命廷赐御仙花带与绣鞞，遂服御仙带。自后二府罢者，学士与散官通服此带，遂以为故事。予亲见蔡文忠罢参知政事为户部侍郎服此带，盖曾为学士，用诏文金带，曾经赐者，许系之（先公为翰林及侍读两学士，玉清灾，落职为中书舍人，仍旧服金带，旧例皆如此。景三年八月，方著诏）。其宰相罢免，虽散官，并依旧服笏带。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，除刑部侍郎，并服笏带。近有罢参政者，黑带佩鱼而入，非故事也。入两府，自黑带赐笏带者，太宗朝例甚多。祥符中，张文节自待制为中丞而参政事，天圣中，姜侍郎自三司副使为谏议大夫而枢密，并赐如上。

●卷下

京城士人，旧通用青绢凉伞。大中祥符五年九月，惟许亲王用之，余并禁止。六年六月，始许中书、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。

丁晋公天禧中镇金陵，临秦淮建亭，名曰“赏心”，中设屏及唐人所画《袁安卧雪图》，时称名笔，后人以《芦雁图》易之。嘉初，王侍郎君玉守金陵，建白鹭亭于其西，皆栋宇轩敞，尽览江山之胜。

唐成都府有散花楼，河中有薰风楼、绿莎厅，扬州有赏心亭，郑州有夕阳楼，润州有千岩楼。今皆易其名，或不复见。

秘府书画，予尽得观之。二王真迹内三两卷，有陶谷尚书跋尾者，尤奇。其画梁令瓚《二十八宿真形图》、李思训著色山水、韩《水牛》、东丹王《千角鹿》，其江南徐熙、唐希雅，蜀黄筌父子画笔甚多。

王祁公家有晋诸贤墨迹，唐相王广津所宝有永存珍秘图刻，阎立本画《老子西升经》、唐人画《锁谏图》；王冀公家褚遂良书唐太宗《帝京篇》、《太宗见禄东赞步辇图》；钱文僖家书画最多，有《大令黄庭经》、李邕《杂迹》；钱宣靖家王维《草堂图》；周安惠家献之《洛神赋》；苏侍郎家《魏郑公谏太宗图》；楚枢密有江都王《马》；王尚书仲仪有《回文织锦图》。（以上皆录见者）

扬州后土庙有琼花一株，或云自唐所植，即李卫公所谓玉蕊花也。旧不可移徙，今京师亦有之。

近人有收《汉祖过沛图》者，画迹颇佳，而有僧为观者所指，翌日，并加僧以幅巾。

金阁老王胜之转运两浙，于民家得唐沈既济所撰《刘展乱纪》一卷。时《唐书》已成，所载展事殊略。按展上元元年为宋州刺史，与御史中丞李铤皆副淮西节度使王仲升。铤贪暴无法，而展性刚鲠不折。王仲升奏铤状而诛之，次谋及展。然展居睢阳，有兵权，难亟图。乃与监军使邢延恩矫诏以展为都统江南、淮南节度防御使，代李巨，欲其赴镇于涂中执之也。展颇以为疑，遣使请

符节于亘，既得之，悉举睢阳兵七千人赴广陵。延恩始约李亘与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展。及事露，传檄州郡，言展反状，发兵拒之。展亦露布言李亘反，而南北警急，文檄交驰于道。景山渡淮，陈于徐城洪，为展所败，又破李亘于下蜀。二年，命田神功举平卢军东下。展迎击，为神功再破之，遂弃广陵而奔江南，以舟师自金山引斗。神功有五船，而展杀其二船，后为贾隐林射展中目，因而斩之，传首京师，收器械三十余万。展既平，租庸使元载以吴、越虽兵荒后，民产犹给，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敛之，其州县赋调，积有逋违，乃稽诸版籍，通校大数八年之赋，举空名以敛之。其科率之例，不约户品之上下，但家有粟帛者，则以人徒围袭，如擒捕寇盗，然后簿录其产而中分之，甚者十八九，时人谓之“白著”，言其厚敛无名，其所著者，皆公然明白，无所嫌避。一云世人谓酒酣为“白著”，既为刻薄之后，人不堪其困弊，则必颠沛酩酊，如饮者之著也（《刘晏传》中亦有白著，与此差异）。渤海高云有《白著歌》曰：“上元官吏务剥削，江淮之人多白著。”其所纪用兵次第甚详，此概举之云。

贾直孺在翰林，建言，皇子不当为检校师傅，乃诏止除检校太尉。

九宫贵神，始，天宝初，术士苏嘉庆上言，请置坛，明皇亲祠。及王为相，又劝肃宗亲祠。大和中，监察御史舒元舆论列，遂降为中祀。会昌中，李德裕为相，复为大祀。宣宗时，又降为中祀。乾符中，宰相崔彦昭因岁旱祷雨获应，又升为大祀。

宗袞言，世传魏钟繇《表》云：“疴愤怒之众”。疴非可通勉励之意，恐古人借使，又疑其误。

宰相三入者，赵中令太祖朝初相，太宗朝两入；吕文穆太宗朝再相，真宗朝一入；吕许公、张邓公仁宗朝皆三入。

学士三入，李文正、刘中山子仪（中山三入，《玉堂集》云：三入翰林皆待诏，杨昭度宣召入院，其举自代，皆宣献公）、宋景文、范景仁四人，李邕、郾五入，而一不拜。

建隆三年十二月，班簿二百二十四员：文班一百五十四人，内南班一百一十人，两省二十七人，学士三人，留司十人；武班七十四人，内留司一十一人。

梁开平二年南郊，执仪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人。建隆四年郊，兵部执仪仗兵士一万三千六十人，太常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、太仆寺推驾兵士六百八十二人、六军执擎人员兵士五百五十二人、左右金吾街仗各一百五十二人、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、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、殿中省押番人员并执擎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、司天台一百六十二人、八司都四千三百七十三人、合兵部二万七

千四百三十三人。

予家有范鲁公《杂录》，记世宗亲征忠正，驻蹕城下，尝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，亘数丈，下贯城中，数刻方没，自是吴人闭壁逾年，殍者甚众。及刘仁贍以城归，迁州于下蔡，其城遂芜废。又曰，江南李发兵攻建州王延政，有白虹贯城，未几城陷，舍宇焚殆尽。

又曰：近朝皇太后、皇后皆有印篆。文曰：“皇太后之印”、“皇后之印”。故事，二宫立，各有宫名，长秋、长乐、长信之类是也，宜以宫名为文。至尊之位，亦不合言印，当云“某宫之宝”。

又曰：近世诸王公主制中，称皇子、皇弟、皇女，疑“皇”字相承为例，止合云第几子、第几弟、第几女云。

又曰：江南有国时，田每十亩蠲一亩半，以充瘠薄。

又曰：罚俸例，一品八贯，二品六贯，三品五贯，四品三贯五百，五品三贯，六品二贯，七品一贯七百五十，八品一贯三百，九品一贯五十。

又曰：上古以来，逐朝历名，黄帝起元用《辛卯历》，颛帝用《乙卯历》，虞用《戊午历》，夏用《丙寅历》，成汤用《甲寅历》，周用《丁巳历》，鲁用《庚子历》，秦用《乙卯历》，汉用《太初历》、《四分历》、《三统历》，魏用《黄初历》、《景初历》，晋用《元（正字犯圣祖名）始历》、《合元历》、《万分历》，宋用《大明历》、《元嘉历》，齐用《天保历》、《同章历》、《正象历》，后魏用《兴和历》、《正元历》、《正象历》，梁用《大同历》、《乾象历》、《永昌历》，后周用《天和历》、《丙寅历》、《明元（正字犯圣祖名）历》，隋用《甲子历》、《开皇历》、《皇极历》、《大业历》，唐用《戊寅历》、《麟德历》、《神龙历》、《大衍历》、《元和观象历》、《长庆宣明历》、《宝应历》、《正元历》、《景福崇元（正字犯圣祖名）历》，晋天福用《调元历》，周显德用《钦天历》云。本朝太祖用《应天历》，太宗用《乾元历》，真宗用《宣天历》，仁宗用《崇天历》，英宗用《明天历》，已而复用《崇天历》。

忠懿钱尚父，自国初至归朝，其贡奉之物，著录行于时。今大宴所施涂金银花凤狻猊、压舞茵蛮人及银装龙凤鼓，皆其所进也。凡献银、绢、绫、锦、乳香、金器、玳瑁、宝器、通天带之外，其银香、龙香、象、狮子、鹤、鹿、孔雀，每只皆千余两，又有香囊、酒瓮诸什器，莫能悉数。祥符、天圣经火，多燕去，今太常有银饰鼓十枚尚存。

外臣除节度使，景德前，止舍人院作制，杨文公《外制集》议：潘罗支、厮铎督朔方军节度，数制是也。其后遂学士院降麻，如大礼加恩，在将相后数日方下，然不锁院，不宣麻。近年遂同将相例，锁院告廷矣。

交州进奉使，旧多遣兵马使，或摄管内刺史，或静海节度宾幕之职。及其归，多加检校官，或就迁其职，如行军司马、副使之类。近皆自称王官，又亦以王官命之。

尚书省旧制，尚书侍郎郎官，不得著屣鞋过都堂门。唐兵部、吏部侍郎郎官选限内不朝。今审官东西院、三班院皆预内朝，而流内銮止趋五日起居，疑循旧制也。

丁晋公、冯魏公位三公、侍中，而未尝冠貂蝉。杜祁公相甫百日，当庆历四年郊祠，貂冠公衮，又升辂奉册，改谥诸后。

杜祁公罢相知兖州，寓北郊佛寺，以待兖州接人，逾再浹日。会宗袞自汶阳召还，过其寺，造谒，而杜公曰：“处此几与在中书日同矣，且莫北去，欲识壁云郭汾阳曾留此。”盖自戏其居位不久也。

杜祁公休退，居南都，客至无不见，止服衫帽，尝曰：“七十致政，可用高士服乎？”

唐宰相奉朝请，即退延英，止论政事大体，其进拟差除，但入熟状画可。今所存有《开元宰相奏请状》二卷，郑畋《凤池稿草》内载两为相奏拟状数卷，秘府有《拟状注制》十卷，多用四六，纪其人履历、性行、论请，皆宰相自草，五代亦然。寇莱公谓杨文公曰：“予不能为唐时宰相。”盖赖于命词也。今中书日进呈差除，退即批圣旨，而同列押字，国初范鲁公始为之。

李西枢宪成为知制诰，尚衣绯，出守荆南，召为学士，阁门举例赐金带，而不可加于绯衣，乃并赐三品服。太宗命制球路笏带赐辅臣，后虽罢免亦服焉。赵文定罢参知政事，顷之，除景灵宫副使，赐以御仙带。自后罢宰相仍服笏带，罢参枢皆止服御仙带。

江南有清辉殿学士，张公洎为之。蜀有丽文殿学士，韩昭为之。今契丹有乾文阁待制。

皇后有谥，起于东汉，自是至于隋皆单谥，光烈阴皇后、明德马皇后、和熹邓皇后、文献独孤皇后是也。史家取帝谥冠其上以别之，如云光烈皇后阴氏，明德皇后马氏也，非谓欲连帝谥而名之也。然则质家尚单，文家尚复。后世或用复谥，如唐正（正字犯仁宗嫌名）观中，长孙皇后谥文德，后太宗谥文皇帝，文德自是复谥。其议自用二名，偶同太宗之谥尔。中宗谥孝和，赵氏谥和思，言取帝谥配之。其后昭成、肃明、元献、章钦（正字犯翼祖庙讳）、睿真、昭德、庄宪诸后，皆不连帝谥。国初，追尊四庙三祖之后，冠以帝谥。及杜太后崩，始谥明宪，未几，欲同三祖之后，遂改昭宪。及太祖诸后，自连“孝”字，太宗后连“德”字，真宗后连“庄”字，皆用复谥，非连帝谥为义。庆历中，乃言“孝”字连太祖谥，“德”字连太宗谥，遂改为“章”，以连真宗

谥。且祖宗谥号皆十余字，岂止配一字为义？又太祖功烈，岂专以“孝”称？太宗后连“德”字乃在下，文与祖宗后谥文不对，可如东汉诸后单举之乎？皇中，予为礼官，龙图阁直学士赵周翰奏议甚详，下礼院，时新以“章”易“庄”，朝廷以宗庙事重，不欲数更张，遂寝其所奏。

祖宗朝，使相、节度使未尝有领京师官局者，其奉朝请，必改他官，多为东宫三少、上将军、统军。赵中令以使相自河阳还，除太子少保。至明道中，钱相始为景灵宫使。治平中，武康节度李公端愿始为醴泉观使。

至和中，仁宗疾平，以太宗至道年升遐，深恶其年号，趣诏中书改之。是岁以郊，为恭谢天地，改元曰嘉。

宋景文言：大、小孤山以孤独为字，有庙江尹，乃为妇人状。龙图阁直学士陈公简夫留诗曰：“山称孤独字，庙素女郎形。过客虽知误，行人但乞灵。”时称佳句。

太祖时，大卿监卒，皆辍朝一日。景德以前，文武官赠三品，皆不得谥，曾任三品官乃得谥。真宗大中祥符中，命陈文僖公彭年重定，以正三品尚书、节度使卒，始辍朝。赠尚书、节度使，许定谥。自后遵用其制，而《日历》、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皆遗其事。

尚父钱忠懿王，自太祖开基，贡献不绝。帝以其恭顺，待之甚厚。及讨江南，命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，屡献戎捷。及拔常州，拜守太师，依前尚书令兼中书令、吴越国王。又亲赴行营，帝益嘉之，诏令归国。江南平，亟请入觐，许之。既至，会太祖幸洛阳郊，西驾有日矣，诏趣其还。忠懿临别，面叙感恋，愿子孙世世奉藩。太祖谓曰：“尽吾一生，尽汝一生，令汝享有二浙也。”忠懿以帝赐重约，既得归，喜甚，以为大保其国矣。是岁永昌鼎成，后二年来朝，遂举版籍纳王府焉。

唐王及善曰：“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？”太祖开宝元年，以中外无事，始诏旬假日不坐。然其日辅臣犹对于后殿，问圣体而退。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，是日太宗犹对辅臣，至夕帝崩。李南阳永熙挽词曰：“朝冯玉几言犹在，夜启金滕事已非。”时称佳作。至真宗时，旬假辅臣始不入。宝元中，西事方兴，假日视事。庆历初，乃如旧。

唐白文公自勒文集，成五十卷，后集二十卷，皆写本，寄藏庐山东林寺，又藏龙门香山寺。高骈镇淮南，寄语江西廉使，取《东林集》而有之。《香山集》经乱亦不复存。其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。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，又写本置院之经藏，今本是也。后人亦补东林所藏，皆篇目次第非真，与今吴、蜀摹版无异。

夏郑公为宣徽使、忠武军节度使，自河中府徙判蔡州，道经许昌，时李邕

郟为守，乃徙居他所，空使宅以待之。夏公以为知体。

凡公家文书之稿，中书谓之“草”，枢密院谓之“底”，三司谓之“检”。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三卷，即正（正字犯仁宗嫌名）明中崇政院书也。检，即州县通称焉。

祖宗时，宰相罢免，唯赵令得使相，余多本官归班，参、枢亦然。天禧中，张文节始以侍读学士知南京，天圣中，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知陕州，自庆历后，解罢率皆得职焉。

祖宗时，唯枢密直学士带出外任，李尚书维罢翰林为集贤院学士、知许州，刘中山子仪自翰林为台丞，李宪成以翰林权使三司，皆蕲出，并以枢密直学士，刘知颍州、李知洪州。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，改龙图阁学士，知密州。自翰林改龙图而出藩，徂文忠始也。近岁，率带侍读及端明学士，邢公以侍读学士知曹州，孙宣公亦以侍讲知袁州，二公皆久奉劝讲，遂优以其职补外。自张文节以旧辅臣带侍读出守，至宝元中，梅公询始以侍读学士知许州，侍读带外任自梅公始也。其后翰林出者，率皆换其职。

晁文元公，天禧中，自翰林承旨换集贤院学士、判西京留台。吴正肃公，皇中，以资政殿学士；李少师公明，嘉中，以龙图阁直学士，并换集贤，判西台。近岁皆以禁职分台。

太宗命创方团球路带，亦名笏头带，以赐二府文臣。明道初，张徐公为枢密使兼侍中，独得赐之。皇初，李侍中用和以叔舅蕲赐，时王侍中贻永为枢密使，遂并赐之。其后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赐焉。

文穆王冀公，天圣初，再为相，既拜命谢恩，即请诣景灵宫奉真殿朝谢真宗皇帝。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场，托先公为斋文，其略曰：“奉讳之初，谢病于外，临西宫而莫及，企南狩以方遥。”失其本，余不尽记。自后二府初拜恩入谢，即诣景灵宫，盖踵冀公故事也。

凡拜职入谢，多有对赐，拜官加勋封谢恩，虽二府亦无有。景德初，王冀公以参知政事判大名府召还，加邑封。时契丹方讲好，真宗欲重其事，冀公入谢，特命以衣带鞍马赐之。自后二府转官、加阶勋、封邑入谢，并有对赐。

庆历四年，贾魏公建议修《唐书》。始令在馆学士人供《唐书》外故事二件。积累既多，乃请曾鲁公掌侍郎，唐卿分厘，附于本传。五年夏，命四判馆、二修撰刊修。时王文安、宋景文、杨宣懿，今赵少师判馆阁，张尚书、余尚书安道为修撰。又命编修官六人，曾鲁公、赵龙阁周翰、何密直公南、范侍郎景仁、邵龙阁不疑与予，而魏公为提举。魏公罢相，陈恭公不肯领，次当宋元宪，而以景文为嫌，乃用丁文简。丁公薨，刘丞相代之。刘公罢相，王文安代之。王公薨，曾鲁公代之，遂成书。初，景文修《庆历编敕》，未暇到局，而

赵少师请守苏州，王文安丁母忧，张、杨皆出外，后遂景文独下笔。久之，欧少师领刊修，遂分作《纪》、《志》。鲁公始亦以编敕不入局。周翰亦未尝至，后辞之。公南过开封幕，不疑以目疾辞去，遂命王忠简景彝补其缺。顷之，吕缙叔入局。刘仲更始修《天文》、《历志》，后充编修官。将卒业，而梅圣俞入局，修《方镇》、《百官表》。嘉五年六月，成书。鲁公以提举日浅，自辞赏典，唯赐器币。欧宋二公、范王与余，皆迁一官。缙叔直秘阁。仲更崇文院检讨，未谢而卒。圣俞先一月余卒，诏官其一子。初，编修官作志草，而景彝分《礼仪》与《兵志》，探讨唐事甚详，而卒不用，后求其本不获。缙叔欲作释音补，少遗逸事，亦不能成。

太尉旧在三师之下，徭唐以来，以上公为重。李光弼自司空为太尉，薨，赠太保。郭子仪自司徒为太尉，薨，赠太师。李德裕自司徒为太尉，皆以超拜。李载义自司徒为太保，王智兴自司徒为太傅，二人卒，俱赠太尉。是以上公宠待宗臣，余虽有功可迁保、傅，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。五代至国初，节度使皆自检校太傅迁太尉，太尉迁太师，然无升秩明文。

北都使宅，旧有过马厅，按唐韩诗云：“外使进鹰初得按，中官过马不教嘶。”注云：“上每乘马，必中官驭以进，谓之‘过马’。既乘之，躩蹠嘶鸣也。”盖唐时方镇亦效之，因而名厅事也。

唐明皇以诸王从学，名集贤院学士徐坚等讨集故事兼前世文辞，撰《初学记》。刘中山公子仪爱其书，曰：“非止初学，可为终身记”。

二府旧以官相压，李文正自文明殿学士、工部尚书为参知政事，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，迁刑部尚书，居其上。至祥符末，王沂公与张文节公同参知政事，王转给事中，张转工部侍郎，而班沂公下，意颇不悦。乃复还贰卿之命，止以旧官优加阶、邑。自后第以先后入为次序。

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，曰《太平总类》；文章一千卷，曰《文苑英华》；小说五百卷，曰《太平广记》；医方一千卷，曰《神医普救》。《总类》成，帝日览三卷，一年而读周，赐名曰《太平御览》。又诏翰林承旨苏公易简、道士韩德纯、僧赞宁集三教圣贤事迹，各五十卷。书成，命赞宁为首坐，其书不传。真宗诏诸儒编君臣事迹一千卷，曰《册府元龟》，不欲以后妃妇人等事厕其间，别纂《彤管懿范》七十卷。又命陈文僖公哀历代帝王文章为《宸章集》，二十五卷。复集妇人文章为十五卷，亦世不传。

枢密院问降宣故事，具典故申院。按，今有梁朝宣底二卷，载朱梁正（正字犯仁宗嫌名）明三年、四年事，每事下有月日，云“臣李振宣”，或除官、差官，或宣事于方镇等处，其间有云：“宣头”、“宣命”、“宣旨”者。梁朝以枢密院为宗政院，始置使以大臣领之，任以政事。正（正字犯仁宗嫌名

）明年是李振为使。当时以宣传上旨，故名之曰“宣”。而枢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，似欲与中书“敕”并行。虽无所明见，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时。晋天福五年，改枢密院承旨为承宣，亦似相合。其底，乃底本也。系日月姓名者，此所以为底。闻今尚仍旧名。（熙宁七年六月十三日）

或问今之敕起何时？按蔡邕《独断》曰：“天子下书有四，一曰策书，二曰制书，三曰诏书，四曰戒敕。”然自隋、唐以来，除改百官，必有告敕，而从敕字。予家有景龙年敕，其制盖须由中书门下省。故刘之云：“不经凤阁、鸾台，何谓之敕。”唐时，政事堂在门下省，而除拟百官，必中书令宣，侍郎奉，舍人行，进入画敕字，此所以为敕也。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，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。庆历中，予与苏子美同在馆，子美尝携其远祖向唐时敕数本来观，与予家者一同。字书不载敕字，而近世所用也。

皇二年，仁宗始祀明堂。范文正公时守杭州，而杜正献致政居南都，蒋侍郎希鲁致政居苏州，皆年耆体康。范公建言：朝廷阔礼，宜召元老旧德陪位于廷。于是乃诏南都起杜公，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，供帐都亭驿以待焉。二公卒不至。加赐衣带器币，赐一子出身。自后前两府致政者，大礼前，率有诏召之，然亦无至者。礼毕，皆赐衣带器币焉。

本朝两省清望官、尚书省郎官，并出入重戴。祖宗时，两制亦同之。王黄州罢翰林，《滁州谢上表》云“臣头有重戴，身被朝章”，是也。其后，祥符、天禧间，两制并彻去之，非故事也。

祖宗时未有磨勘，每遇郊祀等恩，皆转官，未满二载者不转官，例加五阶。王黄州自知制诰，未有勋便加柱国，在滁州为散郎，自承奉郎加朝散大夫阶。

宋，后唐明宗之外孙，汉太祖之駙马，历累镇节度、检校太师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有女十五人，开宝皇后最居长，韩枢密崇训、寇莱公、王武恭皆其婿也，多享国封。

张尚书安道言：尝收得旧本《道家奏章图》，其天门有三人守卫之，皆金甲状，谓葛将军掌旌，周将军掌节（其一忘记）。嘉初，仁宗梦至大野中，如迷错失道，左右侍卫皆不复见。既而，遥望天际，有幡幢车骑乘云而至，辍乘以奉帝，帝问：“何人？”答曰：“葛将军也。”以仪卫获送帝至宫阙，乃寤。后诏令宫观设像供事之，于道书中求其名位，然不得如《图》之详也。

至道二年十一月，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言：历日六十甲子外，更留二十年。太宗以谓“支干相承，虽止于六十，本命之外，却从一岁起首，并不见当生纪年。若存两周甲子，共成上寿之数，使期颐之人，犹见本年号。”令司天议之。司天请如上旨，印造新历颁行，可之。

本朝之制，凡霈宥，大赦、曲赦、德音三种，自分等差。宗袞言：德音非可名制书，乃臣下奉行制书之名。天子自谓“德音”，非也。予按唐《常袞集》，赦令一门，总谓之“德音”，盖得之矣。

太宗淳化五年《日历》载：“上谓侍臣曰：‘听断天下事，直须耐烦，方尽臣下之情。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，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。终日沈饮，听郑、卫之声与胡乐合奏，自昏彻旦，谓之舌帐。半酣之后，置畎酒篋，沈醉<身矢>弓，至夜不已。招箭者但以物系银器，言其中的。与俳优辈结十弟兄。每略与近臣商议事，必传语伶人，叙相见迟晚之由。纵兵出猎，涉旬不返，于优倡猥杂之中，复自矜写《春秋》，不知当时刑政何如也。’”苏易简书于《时政》曰：“上自潜跃以来，多详延故老，问以前代兴废之由，铭之于心，以为鉴戒。”上来数事，皆史传不载，秉笔之臣，得以纪录焉。

唐《日历》正（正字犯仁宗嫌名）观十年十月，诏始用黄麻纸写诏敕。又曰：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：“制敕施行，既为永式，比用白纸，多有虫蠹，自今已后，尚书省颁下诸司、及州下县，宜并用黄纸。”（《魏志》：刘放、孙资劝明帝召司马宣王，帝纳其言。即以黄纸令放作诏。）